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宦者

梁 琬

宋 珪

本名乞奴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

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璠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詩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佼佼鐵之

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琬本大臬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琬性便
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宮闈之事天
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
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
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
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
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琬委任尤甚

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使琬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琬或言其未善卽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實古爾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琬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敝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

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琬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遇弒琬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諛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鵠後苑鵠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鵠近侍不敢言官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

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
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太訐
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
富察官努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實嘉紐勒歡以下從
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努權參知政
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努往亳州珪與
奉御烏克遜愛實納喇奇塔特護衛鈕祜祿溫綽范察
遜王善爾等謀誅之官努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詔參

政張天綱及官努議事官努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哈博濟錫馨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色埒默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內侍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

禎

子元

李

懋

胡德新

太史公序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
秘書以術數方伎載之七畧後世史官作方伎傳蓋祖
其意焉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羸縮假醫術
託岐黃以傳其秘奧爾秦人至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
易言哉第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
以休咎導人為不善古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

或因以為利而誤殺人故為政於天下雖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

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
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
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
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
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
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
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病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
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
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
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
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
既為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
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
能出今脉如此當服某藥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

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内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

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

徵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乏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徵正其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

忘之耶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
故示天下以習武爾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
百官于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
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
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布薩安貞聞其名召至徐
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咨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
汴京待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脩

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厯秦不
及期亦在修德爾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為憂禎忽謂
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
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
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
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安交嘗與一學生終日
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
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說除司

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此者有星變于周楚之分彗
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蓋除舊布新之象又言鄭
楚周三分野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王者不可居也又
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軍苦戰於西垣
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
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以為罪性
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圍亢奏
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哀宗問曰解圍當在

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懋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

者乃持酒殺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是何謂也
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
不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于
葉縣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
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
告二人相得甚歡即命家人具雞酒以待酒酣舉大白
相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不必置問某有所見久不敢

對人言今欲告子遂邀至野田竅謂曰某自去年來行
究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今春至陳許間
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若吾目可用則時事可知矣
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厄請
竅誌之明年大元兵由金房入取峭石灘渡漢所過廬
舍蕭然胡亦舉家及難其精驗如此

金史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

逆臣

東德

本名伊遜

唐古辯

本名翁鄂羅

烏達

大興國

圖克坦額呼楚克

布薩師恭

本名呼圖

圖克坦貞

本名塔斯

李老僧

完顏元宜

本名阿里

赫舍哩執中

本名呼沙呼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法有五焉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夫懲惡乃所
以勸善也作逆臣傳

秉德本名伊遜初為西南路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
憂起復後為兵部尚書拜叅知政事皇統八年與烏凌
阿富勒呼等廉察郎縣使還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

陽渤海人屯燕南東德及左司郎中薩哈議其事近侍
高壽星在從中壽星訴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東德
而殺薩哈是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
無聊不平屢殺宗室筆辱大臣東德以其故懷忿乃與
唐古辯烏達等謀廢立烏達以其謀告海陵海陵乃與
東德謀弑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唐古辯烏
達呼圖額呼楚克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塔斯弑熙
宗于寢殿東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弑熙宗未有所屬呼

圖奉海陵坐秉德等皆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時秉德位在海陵上因被杖怨望謀廢立而海陵因之以為亂既立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郎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與錢二十萬絹一千匹馬牛各三百羊三千久之為烏達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日內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達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來秉德曾於宗

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歷數有歸秉德招刑部侍郎滿都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滿都曰不存性命事何可對衆便說似此逆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殺前行臺叅知政事烏凌阿贊謀贊謀妻秉德乳母也初贊謀與前行臺左丞溫都思忠同在行臺思忠黷貨無厭贊謀薄之由是有隙故思

忠乘是并誣贊謀及其子殺之贊謀不肯跪受刑行刑者立而縊殺之海陵以贊謀家財奴婢盡賜思忠秉德與烏達以口語致怨既死遂并殺其弟圖哩嘉哩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宗翰之後遂絕世宗即位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三司初薩哈薨宗翰襲其明安親管穆昆秉德死海陵以賞烏達傳其子烏達布大定六年世宗憫宗翰無後詔以明安穆昆還薩哈曾孫佛們遣使改葬薩哈宗翰于山陵西南二十里百官致奠其家

產給近親以奉祭祀東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帥
杲居之杲死海陵遷都迎其嫡母圖克坦氏居之圖克
坦氏遇害世宗惡其不祥施為佛寺

唐古辯本名翁鄂羅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為駙馬都尉
累官叅知政事尚書左丞與右丞相東德謀廢立而烏
達以告海陵海陵謂辯曰我輩不能匡救旦暮且及禍
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海陵問其
次辯曰鄧王子阿林海陵曰阿林屬疎安得立辯曰公

豈有意邪海陵曰若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
密謀護衛將軍塔斯疑之以告悼后曰辯等因間每竊
竊偶語不知議何事悼后以告熙宗熙宗怒召辯責之
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而遣之自是謀益甚十
二月九日代國公主為其母悼后作佛事居寺中故海
陵秉德等俱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相隨入
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內之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
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弑熙宗立海陵辯為尚書右丞

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二十萬絹千匹馬牛各三百羊
三千并鐵券進拜左丞相父彰德軍節度使重國遷東
平尹初辯與海陵謀逆辯嘗言其家奴多可用者海陵
固已懷之及行弑之夕會於辯家待興國出宮辯因設
饌衆皆恒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由此知其忤
忍畏忌之及即位嘗與辯觀太祖畫像海陵指示辯曰
此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疑辯益忌之
及與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致辯嘗與宗本謀反即殺之

重國坐奪官正隆二年起為沂州防禦使改清州防禦使大定初重國與圖克坦巴噶以政跡著聞歷安國彰化橫海軍節度使後辯子孫上書言辯死天德間祖重國亦坐追削正隆初重國已復官職乞追復辯官爵是時海陵已降為庶人以辯與弒逆不許言本名

烏達行臺左丞相阿里布子也熙宗時累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臣往往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唐古辯謀廢立烏達即詣海陵啓之遂與俱弒熙宗海陵

即位烏達為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錢絹馬牛羊鐵券
並如其黨烏達妻唐古氏淫佚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
奴閻乞兒秉德嘗對熙宗斥其事烏達銜之未發也時
海陵多忌會有疾少間烏達遂誣奏秉德有指斥語曰
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誰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
子秉德曰嬰兒豈能勝天下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以
為實然故出秉德已而殺之以秉德世襲明安穆昆授
烏達進右丞相烏達與宗本有親海陵以烏達告秉德

事故宗本之禍烏達獨免遂以秉德千戶穆昆及其子婦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烏達早朝以日陰晦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趨出朝百官皆隨之去已而海陵御殿知烏達率百官出朝惡之遂落司空出為崇義軍節度使後海陵思慕唐古容色因其侍婢來候問起居海陵許立為后使殺烏達海陵詐為烏達哀傷使其子烏達布佩金符乘驛赴喪追封為王仍詔有司送其靈車賜絹三百為道途費納唐古於宮中

封貴妃烏達布襲明安穆昆大定六年以明安穆昆還
薩哈曾孫以阿里布穆昆授烏達布終同知大興尹子
塘本名烏雅阿巴以曾祖阿里布功充筆硯祇候

大興國事熙宗為寢殿寶達爾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
信未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興國時從主者取符
鑰歸家主者即付之聽其出入以為常皇統九年海陵
生日熙宗使興國以宋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玩賜海陵
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興國一百海陵謀弑意

先得興國乃可伺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興國無罪被杖
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興國既而知
無異心可與謀乃召至卧內令解衣欲與之俱卧意有
所屬者興國固辭不敢曰即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
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林既
又殺阿林遂以賜我我深以為憂奈何興國曰是固可
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
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

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為如何興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興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弒海陵既立以興國為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各一錢絹馬牛鐵券如其黨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再賜興國錢千萬黃金四百兩銀千兩良馬四匹駝車一乘

索駝三頭真珠巾玉鈎帶玉佩刀及玉校鞍轡天德四年改崇義軍節度使賜名邦基再授絳陽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即位廢于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大定中邦基兄邦傑自京兆判官還世宗曰大邦傑因其弟進濫厠縉紳豈可復用併罷其子弟與所贈父官及海陵降為庶人詔曰大邦基與海陵同謀弑逆通誅至今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

圖克坦額呼楚克會寧克木訥赫噶珊人徙懿州父巴

噶太祖時有戰功領穆昆哈斯罕軍帥皇統四年為兵部侍郎歷天德軍節度使改興中尹與宗幹世為姻家皇統九年額呼楚克與布薩呼圖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二人為內應許以女妻額呼楚克子而以逆謀告之額呼楚克素凶暴聞其言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也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遂與呼圖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二更入宮至

寢殿額呼楚克先進刃呼圖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立以額呼楚克為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如其黨子珠蘇爾尚榮國公主和尼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留守東京加儀同三司八月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實喇明安領親管穆昆尋以憂去職起復為太原尹封王額呼楚克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箠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遂以鼎所占問張旺且

旺且以為當有天命額呼楚克喜以旺且語告鼎鼎上
變額呼楚克伏誅并殺其妻及旺且海陵使其子珠蘇
爾焚其屍投骨水中巴噶自西京留守厯西南路招討
使忠順軍節度使入為勸農使復為河間尹改臨洮尹
入為工部尚書改興平軍節度使濟南尹卒

布薩師恭本名呼圖上京羅卜科達巴人本微賤宗幹
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為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呼圖出自
其家有恩欲使為內應謂之曰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

泄於人未敢也呼圖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為助乃可呼圖許之十二月九日呼圖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却立不敢動呼圖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弒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呼圖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遂召曹國王宗敏至即使呼圖殺之既即位呼圖為左副點

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都點檢改名師恭遷會寧收
拜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封王頃之以憂解職起復為樞
密副使進拜樞密使貞元三年為右丞相正隆初拜太
尉復為樞密使無何以憂去起復為太尉樞密使海陵
至汴京賜師恭第一區隣寧德宮宮圖克坦太后所居
也師恭常入見太后及契丹薩巴反海陵命師恭與蕭
懷忠北伐比行師恭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陵聞
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是時蕭圖剌斡喇布與契

丹薩巴連戰皆無功糧運不繼乃退軍臨潢而薩巴聞師恭以大軍且至乃謀歸達實沿龍駒河西去師恭至臨潢追之不及海陵使樞密副使白彥敬等討薩巴師恭還遣其子呼沙呼乘傳逆之至則執而戮于市師恭臨刑繩校室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滅之并誅滅蕭圖喇蕭蹟蕭懷忠家大定初皆復官爵及海陵降庶人師恭以預弒復削之世宗幸上京過羅卜科達巴師恭族人臨潢尹守中定遠大將軍阿爾圖等皆

奪官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海陵遣布薩師恭蕭圖喇
蕭懷忠追薩巴不及皆坐誅遂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
政事襄對曰是時臣在軍中師恭蹟有精甲一萬三千
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氈紙為甲易與也呼圖
等恇怯遷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則誅之可也兄歡
塔

圖克坦貞本名塔斯特赫必喇人祖抄從太祖伐遼有
功授世襲明安父博勒和以戰功累官開府儀同三司

貞娶遼王宗幹女海陵同母女弟也皇統九年貞與海陵俱弒熙宗海陵既立以貞為左衛將軍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為駙馬都尉殿前左副點檢轉都點檢兼太子少保封王改大興尹都點檢如故俄授臨潢府路和索哩明安居二年海陵召貞勗之曰汝自幼常在左右頗著微勞而近日乃急急縱有罪樹私恩凡人富貴而驕皆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朕念弟襄及公主與朕同胞故少示懲戒貞但號泣

即日解點檢職仍為大興尹復戒之曰今而後能以勤
自勵朕當思之不然黜爾歸田里矣逾月復為都點檢
大興尹如故正隆二年例封潘遷樞密副使賜佩刀入
宮轉同判大宗正事海陵將伐宋詔朝官除三國人使
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四日立春節益都尹京
安武節度使與金吾上將軍阿蘇飲於貞第海陵使周
福爾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詰之曰戎事
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死海陵數

之曰汝等若以飲酒殺人太重固當諫古人三諫不聽亦勉從君命魏武帝軍行令曰犯麥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麥微事也然必欲以示信朕為天下主法不能行于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子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貞七十京等三人各杖一百降貞為安武軍節度使京為灤州刺史爽歸化州刺史無何拜貞御史大夫以本官為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北還見世宗于中都詔

以貞女為皇太子妃除貞為太原尹改咸平貞在咸平
貪汙不法累贓鉅萬徙真定尹事覺世宗使大理卿李
昌圖鞠之貞即引伏昌圖還奏上問之曰貞停職否對
曰未也上怒抵昌圖罪復遣刑部尚書伊喇道往真定
問之徵其贓還主有司徵給不以時詔先以官錢還其
主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為博州防禦
使降貞妻為清平縣主頃之遷震武節度使遣使者往
戒勅之詔曰朕念卿懿戚不待終考更遷大鎮非常之

恩不可數得卿勿蹈前過轉河中尹進封其妻為任國
公主賜黃金百兩重綵二十端賜貞擊毬馬二匹改東
京留守賜玉吐鶻弓矢賜貞妻錢萬貫有司奏海陵已
貶為庶人宗幹不當猶稱帝於是以宗幹有社稷功詔
追封為遼王其子孫及諸女皆降貞妻降永平縣主貞
自儀同三司降特進奪明安不稱駙馬都尉再徙臨潢
尹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斃秉德辯呼圖
額呼楚克以疑見殺烏達以妻殞李老僧以反誅至是

貞與大興國尚在而興國擯不用獨貞以世姻籍恩寵
雖夫婦降削爵號而世宗慮久遠終不以私恩曲庇久
之詔誅貞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實祿而宥其諸孫俄而
興國亦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為
皇太后追封貞為太尉梁國公貞祖抄司空魯國公父
博勒和司徒齊國公貞妻梁國夫人子特布赫慎思實
祿俱為鎮國上將軍無何再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諡莊
簡貞妻進封梁國公主

李老僧舊為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
東政興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為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
僧結興國興國終為海陵取符鑰納海陵宮中弑逆
者老僧為之也海陵既立以老僧為同知廣寧尹事賜
錢千萬絹五百匹馬牛各一百羊二千久之海陵惡韓
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遂以亨為廣寧尹再任老
僧同知使伺察亨構致其罪亨喜博及至廣寧常與老
僧博待之甚厚老僧由是不忍致亨死罪遲疑久之海

陵再使實達爾額琳促老僧老僧乃與亨家奴祿錦謀殺亨獄中語在亨傳及耶律安禮自廣寧還朝海陵謂之曰伯特三罪伏其一已見觖望爾乃梁王故吏若亨伏辜必罪及親族故榜殺之海陵以老僧於亨有遲回意遂降老僧為易州刺史久之遷同知大興尹賜名惟忠改延安府同知大定二年與兵部尚書克實謀反誅論曰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實達爾猶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羣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弑逆而興國呼圖額呼楚克為之扼掣皆出于實達爾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宗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希卜蘇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謂希卜蘇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古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塔斯察其非常海

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羣姦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如希卜蘇塔斯者矣綿之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名阿里一名伊德訥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以止賜慎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

魏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額勒本羣牧使入為武庫署
令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為兵部尚書天德三年詔凡賜
姓者皆復本姓元宜復姓耶律氏歷順義昭義節度使
復為兵部尚書勸農使海陵伐宋以本官領神武軍都
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
兵萬餘于柘臯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
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
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

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于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渡江衆欲亡歸決訣於元宜明安唐古烏頁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為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王祥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

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穆昆幹喇布羅索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疑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幹喇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海陵尸焚之遂

收尚書右丞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
年近侍局使梁琬副使大慶善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
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大軍北還
大定二年春入見拜御史大夫詔曰高楨為御史大夫
號為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事有
大於此者爾宜勉之未幾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
帶甲第一區復賜姓完顏氏往泰州路規措討契丹事
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斡罕斡罕殺榮詔追贈榮進

官四階五月上聞元宜將還遣使止之契丹已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羣牧鎧甲詔從之每羣牧益二十副天宜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為東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上從之賜以襲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尋致仕薨于家上聞之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哈塔幹喇布除授上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其世襲穆昆姑聽仍舊大定十八年濟嚕海上言凡

為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錄用之今弒海陵者以
為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為人臣
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
濟嚕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濟嚕
海充趙王府祇候郎君元宜子薩尼雅布大定二十五
年為符寶祇候乞依女直人例遷官上曰賜姓一時之
權宜令薩尼雅布還本姓

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曰齊人弒其君

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也弑商人者郿歟閹職也海陵
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商人之弑也郿歟閹職去之
海陵之弑也元宜歸于世宗郿閹賤役元宜都將也握
君之親兵窺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能不大
用之而已濟魯海猶殺人而自首者在律殺人未聞
准首免罪而又予賞者也况弑逆乎海陵殺五十三年
復有呼沙呼之事

赫舍哩執中本名呼沙呼阿蘇裔孫也徙東平路明安

大定八年充皇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改鷹坊直長
再遷鷹坊使拱衛直指揮使明昌四年使過珠卜奇監
酒官伊喇保迎謁後時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毆傷伊
喇保詔酌決五十未幾遷右副點檢肆傲失職降肇州
防禦使踰年遷興平軍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軍節
度使改開遠軍兼西南路招討副使俄知大名府事承
安二年詔為簽樞密院事詔佐丞相襄征伐執中不欲
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言不遜事下有

司既而赦之出為永定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復為永定軍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許存養馬匹得充司吏譯人著為令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涑州人魏廷實祖任兒舊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編籍正戶已三世矣文昭孫勅詆廷實為奴及妄訴歐詈警巡院鞠對無狀法當訴本貫勅訴于

府執中使廷實納錢五百貫與勅廷實不從還涑水執
中徑遣鎖致廷實御史臺請移問執中轉奏御史臺不
依制府未結斷令移推詔吏部侍郎李炳戶部侍郎鈕
祐祿哈達推問炳哈達奏御史臺理直詔乃切責執中
御史中丞孟鑄劾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
累過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認馬平州冒
支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
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

麤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由是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布薩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揆行省汴京伐宋升諸道統軍司為兵馬都統府執中為山東兩路兵馬都統定海軍節度使完顏薩喇副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時泰和六年四月也五月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州努以騎兵三百禦

之會宋益兵轉趨沭陽穆昆薩哈伏卒五十人篁竹中伺宋兵過突出擊之殺十數人追至縣城宋兵不敢出會州努以兵入城宋兵踰城走薩哈已焚其舟合擊大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殺宋統領李藻擒忠義軍將呂璋十月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者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遏宋舟兵遣副統伊喇古尼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衆盡獲

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陰進兵圍楚州遷元帥左
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伊爾必斯放
還所掠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除西南路招討使改西
京留守大安元年授世襲穆昆復知大興府事出知太
原府復為西京留守行樞密院兼安撫使以勁兵七千
遇大兵戰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遯去衆遂潰行
次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
從私行人入紫荆關杖殺涑水令至中都朝廷皆不問

乃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自請步
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三千令駐媯川崇慶元年正月
執中乞移屯南口或屯新莊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
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
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
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豫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
信上書曰呼沙呼專逞私意不循公道蔑省部以示強
梁媚近臣以求稱譽翫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出

師無律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鳩川乞移
內地其謀畧槩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效不亦
難乎才誠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
功一將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天下幸甚丞相圖
克坦鎰以為不可用叅知政事瑄奏其姦惡乃止執中
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張
行信復諫曰伏聞以呼沙呼老臣欲起而用人之能否
不在新舊彼向之敗朝廷既知之矣乃復用之無乃不

可乎遂止上終以執中為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
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宮文
繡局直長完顏劬提控宿直將軍富察祿錦武衛軍
鈐轄烏庫哩道拉謀作亂是時大元兵在近上使奉職
即軍中責執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鷄怒擲
殺之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
駙馬都尉默呀謀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福海別將兵
屯於城北遣人以好語招之福海不知既至乃執之八

月二十五日未五更分其軍為三軍由章義門入自將
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馳一騎抵
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
亦如之使圖克坦金壽召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南平
不知行至廣陽門西富義坊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
槍刺之墮馬下金壽斫殺之使烏庫哩道拉召默呼殺
之符寶祗候珊延護衛十人長完顏實古納聞亂遽召
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

門呼門者親軍百戶棟爾五十戶富察祿錦皆不應許
以世襲明安三品職事官亦不應呼都點檢圖克坦威
赫威赫即圖克坦鎬也威赫縋城出見執中執中聚薪
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實呼奇爾親軍春山共掎鑠
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
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
幣賞金壽道拉及軍官軍士大興府興隸是夜召聲妓
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誘左丞完顏綱

至軍中殺之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圖克坦鎰勸執中立
宣宗執中然之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
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圖克坦福壽取符寶陳
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完顏劬德州防
禦使烏庫哩道拉順天軍節度使富察祿錦橫海軍節
度使圖克坦金壽永定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
右餘除拜猶數十人同時有兩富察祿錦其一守東華
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

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和色哩等三人護衛布希班第完顏酬努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九月甲辰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監修國史封澤王授中都路和囉噶圖世襲明安以其弟同知河南府特默為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準除濮王傅兵部侍郎都點檢圖克坦威赫為御史中丞烏庫哩道拉

遙授知真定府事圖克坦金壽遙授知東平府事富察祿錦遙授知平陽府事完顏酬努同知河中府事權宿直將軍詔以烏庫哩誼居第賜執中儀鸞局給供張妻王氏賜紫給銀鐸車戎申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無何執中請降衛紹王為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于朝堂太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

議張信甫戶部武文伯龐才卿舒穆魯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為是非哉既而曰朕徐思之數日詔降為東海郡侯大元遊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為尚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善努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珠格

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善努諸人有謀十月辛亥高琪遂率所將紕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絰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紕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紕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明日除特默

奉寧軍節度使烏庫哩道拉真授知濟南府事圖克坦
金壽真授知歸德府事富察祿錦真授知平陽府事甲
寅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
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即列為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
矣為其臣者誰敢干之呼沙呼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
是時惟珊延寶古納率衆赴援至于戰死論其忠列在
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
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

傅亮謝晦弒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
誠免其妻子呼沙呼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
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
後為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
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珊延
寶古納加恩其子慶善努惟弼惟康皆遷賞近侍局自
此用事矣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

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圖克坦貞雖
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古
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其首惡為完顏元宜
則今終焉衛紹王之弑曰呼沙呼不死於司敗之誅而
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
于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
之擅殺而以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如此國欲不亡
其可得乎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三五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喜

內閣中書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戴念曾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張覺

子達言

耶律伊都

伊喇幹罕

古書畔與叛通畔之為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畔

是也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界之截然違此向彼
即為叛矣善惡判於跬步禍患極於懷襄吁可畏哉故
作叛臣傳

張覺亦書作穀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
軍節度副使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
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
景蓟與之平州自入契丹別為一軍故弗與而以平州
為南京覺為留守既而聞覺有異志上遣使劉彥宗及

薩布諭之詔曰平山一郡今為南京節度使今為留守
恩亦厚矣或言汝等陰有異圖何為當此農時輒相扇
動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諭朕意太祖每收城邑往往
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
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
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
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陵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
下遂據南京叛入于宋宋人納之太祖下詔諭南京官

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附降故升府治
以為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可輒為叛逆今
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
遼國舉為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為今止坐首惡餘並
釋之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棟摩
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
進退屯于海瑞無何棟摩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兔耳山
棟摩大敗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以覺為節

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遯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納叛責宋安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給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為

執言云子僅言

僅言幼名元努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繩檢部曲一部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為天子僅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

阿固岱御院通進劉琬發遣六宮百官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丁掘地得白金匿之事覺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與官釋其罪尋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官籍監祗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遷勸

農使領諸職如故僅言雖舊臣出入左右然世宗終不假以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宮苑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敘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為讒諂蒙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儉言未嘗入耳宰臣曰誠如聖訓此國家之福也世宗欲以為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僅言始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

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上深惜之遣官致祭賻銀五百兩重綵十端絹二百匹棺槨衣衾銀汞歛物葬地皆官給贈輔國上將軍

耶律伊都遼宗室子也遼主近族父祖仕遼具載遼史初太祖起兵遼人來拒伊都請自効以功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為東路都統天輔元年與都統耶律瑪格軍於渾河尼楚赫希尹拒之伊都等不敢戰比尼楚赫等至瑪格伊都已遜去尼楚赫希尹坐稽緩太祖皆罰之所

獲生口財畜入于官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劉仲良來降而伊都復取之遼以托卜嘉為節度使未幾應古等逐托卜嘉自効太祖於國中以問遼主龍化州已經降附何為問罪而殺其主者遼主託以大盜羣起使伊都收之太祖已取臨潢府賜詔伊都曰汝將兵在東路前後戰未嘗不敗今聞汝收合散亡以拒我師朕已於今月十五日克上京今將往取遼主矣汝若治兵一決勝負可指地期日相報若知不敵當率衆來降無貽後悔

及太祖班師棟摩等還至遼河方渡伊都來襲完顏布達烏塔等殿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匹五年伊都等復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來降乞援接于桑林渡都統司以聞詔曰伊都到日使與其官屬偕來餘衆處之便地無何伊都送上所受遼國宣誥及噐甲旗幟等與將吏韓福努阿巴錫喇太師努蕭慶醜和尚高佛哩布達謝嘉努烏格等來降伊都作書具言所以降之意大槩以謂遼主沈湎荒于遊畋不恤政事好佞人遠忠直

淫刑各賞政煩賦重民不聊生又言樞密使德劬岱本
無材能但阿諛取容其子摩格任以軍事又言文妃長
子晉王素係人望宜為儲副德劬岱以元妃諸子已所
自出使晉王出繼文妃又言晉王與駙馬伊遜謀復其
樞密使來告伊都共定大計而所圖不成又言已粗更
軍事進策遼主德劬岱敵之遼主亦不省察又曰大金
疆土日闢伊都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與耶律慎思等
定議約以今夏來降近聞德劬岱高寶訥等欲發倉卒

之際不及收拾四達但率傍近部族戶三千車五千兩
畜產數萬遼北軍都統以兵追襲遂棄輜重轉戰至此
所有官吏職位姓名人戶畜產之數遣韓福努具錄以
聞遂以其將吏來見上撫慰之遂賜坐班同宰相賜宴
盡醉而罷上命伊都以舊官領所部且諭之曰若能為
國立功別當獎用自伊都降益知遼人虛實矣伊都在
軍中屢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詔咸州路都統司曰伊
都家屬善監護之復詔曰伊都降時其民多強率而來

者恐在邊生變宜徙之內地都統杲取中京伊都為鄉
導與希夷等招撫奚部奉聖州降其官吏皆逃去伊都
舉前監酒李師夔為節度使進士沈璋為副使州吏裴
蹟為觀察判官沈璋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十餘遷太常
少卿久之耶律瑪展告伊都烏舍道拉結黨謀叛及其
未發宜先收捕上召伊都從容謂之曰今聞汝謀叛誠
然邪其各無隱若果去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
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無祈免死欲留事我則無懷

異志吾不汝疑伊都等戰慄不能對乃杖道拉七十餘
皆不問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宋兵
四萬救太原伊都沃哩赫逆擊于汾河北擒其帥郝仲
連張闕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伐宋伊都留西京
十年伊都謀反雲內節度使耶律努格等告之伊都亡
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默自
殺邊部斬伊都及其諸子亟其首以獻耶律努格加守
太保兼侍中趙公鑑劉孺信劉君輔等竝授遙鎮節度

使以賞之

伊喇幹罕西北路契丹部族先從薩巴為亂受其偽署
後殺薩巴遂有其衆薩巴者初為招討司譯史正隆五
年海陵徵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素赫楊格盡徵西北路
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為
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
使者入朝言之素赫畏罪不敢言楊格慮後西北有事
得罪遂以憂死素赫復與牌印耶律諾爾尚書省令史

穆達里哈督起西北路兵契丹聞男子當盡起於是薩
巴博多布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色及素赫執耶律
諾爾穆達里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
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山後四羣牧山前
諸羣牧皆應之德幹羣牧使圖克坦色哩伊囉幹羣牧
使鶴壽等皆遇害語在鶴壽傳五院司部人老和尚納
延亦殺節度使珠嘉烏哲以應薩巴會寧八明安牧馬
山後至登穆魯賊盡奪其馬布沙河十戶實格等與前

招討使完顏滿丕殺烏爾古德呼勒招討使烏凌阿富勒呼以所部趨西北路舒嚕部節度使阿爾薩哩追擊之實格與數騎遯去合于薩巴咸平府穆昆瓜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額哩頁欲收捕瓜里家屬瓜里與其黨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趨咸平額哩頁發兵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以募兵賊勢益張據曹家山明安綽竒集兵千餘扼于夜河賊不得東綽

奇兵敗瓜里遂犯濟州會宿直將軍富珠哩富卦喇徵
兵于率賓路遇瓜里于信州與明安烏雅扎拉兵二千
擊敗瓜里瓜里收餘衆趨京是時世宗為東京留守以
兵四百人拒之賊至長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
者候見旌旗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
以其衆合于薩巴海陵使樞密使布薩呼圖西京留守
蕭懷忠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圖喇討平之圖喇與
之相持數日連與戰皆無功而糧餉不繼圖喇退歸臨

潢圖喇雖不能克敵而薩巴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達實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及布薩呼圖蕭懷忠等兵至與圖喇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呼圖懷忠圖喇坐逗遛不及追賊皆誅死北京留守蕭蹟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誅於是白彥恭為北面兵馬都統赫舍哩志寧副之完顏古雲為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古布古岱副之以討薩巴等薩巴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偽署六院

節度使伊喇幹罕兵官辰嘉殺薩巴執和尚博多布等至是幹罕始自為都元帥辰嘉為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使移剌扎巴前押軍穆昆博哈前牌印瑪哈利涉軍節度判官瑪納等招之扎巴等見幹罕以上意諭之幹罕已約降已而復謂扎巴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扎巴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巴見幹罕兵衆彊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因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為今觀兵勢彊盛如

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
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有前布塔布部族節度使
綽哈者言昔古新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日西北部族
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幹罕遂決意
不復肯降矣扎巴亦留賊中惟瑪哈博哈還歸幹罕乃
引兵攻臨潢府總管伊蘇瑪勒出城戰兵少被執賊遂圍
臨潢衆至五萬正隆六年十二月己亥幹罕遂稱帝改
元天正是時北面都統白彥敬副統赫舍里志寧在北

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烏哲庫
同知北京留守事完顏果濟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臨
潢賊已解圍去攻泰州烏哲庫追及于斡里兩軍已陣
將戰押軍明安契丹呼魯蘇以所部兵應賊烏哲庫軍
遂敗泰州節度使烏哩頁率千餘騎與斡罕遇烏里雅
兵復敗僅以數騎脫歸賊勢愈振城中震駭莫敢出戰
賊四面登城押軍明安烏克遜阿里布率軍士數人手
刃以身率先循城擊賊力戰斫刈甚衆賊乃退城賴以

完泰州司吏延扎芬徹奏捷除忠翊校尉賜銀五十兩
重綵十端大定二年正月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率諸軍
北征斡罕二月壬戌詔曰應諸人若能於契丹賊中自
拔歸者更不問元初首從及被威脅之由奴婢良人罪
無輕重並行免放曾有官職及糾率人衆來歸者仍與
官賞依本品量材敘使其同來人各從所願處收係有
才能者亦與錄用内外官員郎君羣牧直薩百姓人家
驅奴官籍監人等並收放為良亦從所願處收係免三

年差役或能捕殺首領而歸者准上施行仍驗勞績約
量遷賞如捕獲幹罕者明安加三品官授節度使穆昆
加四品官授防禦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詔曰尚書
省如節度防禦使捉獲幹罕者與世襲明安刺史捉獲
者與世襲穆昆驅奴官籍監人亦與庶人同復詔宰臣
徧諭將士能捕殺幹罕者加特進授真定總管於是瓜
里將犯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遯去將轉趨懿宜州默
音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平縣奏請糧運當遣人

護送兵仗乞選精良者付之詔以南征逃還軍士就往屯戍如不足量于富家簽調就近地簽步軍給仗護送糧運詔平章政事伊喇元宜往泰州規措邊事前安遠大將軍鄂囉納明安齊錦庶人阿爾噶摩格等自斡罕中來降鄂囉納齊錦加昭武大將軍阿爾噶武義將軍摩格忠勇校尉斡罕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元帥完顏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烏哲庫合兵甲士萬三千人海蘭路總管圖克坦克寧廣寧尹布薩

歡塔同知廣寧尹完顏頁頁肇州防禦使唐古烏延為
左翼臨海節度使赫舍哩志寧哈斯罕節度使實圖美
同知北京留守完顏果濟淄州刺史尼瑪哈楚呼為右
翼至珠格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紇沓
羣牧人契丹吉勒扎與弟伯特蘇拉皆棄家自賊中來
降吉勒扎謂默音曰賊中馬健官軍馬弱此去賊八十
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
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

待勞者也默音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
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韓罕趨濟州
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過于長濼既陣默音別設伏
于左翼之側賊四百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圍克坦
克寧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勝負未分相去五里
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
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
賊後擊之賊不能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賊遂却襄與

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賊陣
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吉勒
扎為武義將軍伯特昭信校尉蘇拉忠翊校尉吉勒扎
除同知建州事未之官率伯特取家賊中被害上憫之
後以蘇拉為汝州都巡檢使幹罕率其衆西走默音追
及之于霧霖河賊已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寧軍先至
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以瓜爾佳清臣圖克坦和羅兩
萬戶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淖命軍士束柳

填港而過追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軍急
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
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
來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
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圍
克坦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亟渡多殺傷
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憩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
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

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回渡澗北大軍至賊
遂引去四月詔元帥府曰應契丹賊人與大軍未戰已
前投降者不得殺傷仍加安撫敗走以後招誘來降者
除奴婢准已虜為定外親屬分付圓聚仍官為換贖幹
罕既敗默音不復追討駐軍白灤幹罕攻懿州不克遂
殘破川州將遯于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
騎軍二千海蘭路留屯京師軍三千號稱二萬會寧濟
州軍六千亦號二萬元帥左都監高忠建總兵沃州刺

史烏庫哩芬徹為海蘭路押軍萬戶邳州刺史烏凌阿
薩喇為濟州押軍萬戶右驍騎副都指揮使為驍騎萬
戶祁州刺史宗寧為會寧路押軍萬戶右宣徽使亨為
北京路都統吏部郎中完顏德濟為副統會元帥府討
擊之詔使尚廐局副使富察富埒琿往懿州戒勅將帥
上曰朕委卿等討賊乃聞不就賊趨戰而駐兵閑緩經
涉累月雖曾追襲乃不由有水草之地以致馬疲弱不
能百里而還後雖破賊而縱諸軍刼掠數日後方追北

霧霖河亦不乘勝輒復引還賊遂入涉近地北京懿州
由此受兵朕欲重譴汝等以方任兵事且圖後功當盡
心一力毋得似前怠弛上謂富埒瑄曰卿若聞賊在近
即當監督討伐用命力戰者疏記以聞朕將約量遷賞
無或承徇上官抑有功濫署無功者善戢士卒勿縱虜
掠以赫舍哩志寧為元帥右監軍右監軍完顏福壽召
還京師咸平路總管完顏烏達復舊職默音子色克在
軍中多暴橫詔押歸本管幹罕使所親招節度使額爾

奇木奎伊奎伊執其使送官與幹罕連戰有功遷宣武將軍賜銀五百兩衣二襲起運在中都弓萬五千箭一百五十萬赴懿州平章政事伊喇元宜寧昌軍節度使宗叙入見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默音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布薩忠義願効死力除邊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叙為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除連職奏聞餘依軍法約

量決責有功者依格遷賞以大名尹宗尹為河南路統
軍使河南路統軍都監富察世傑為西北路副統賜弓
矢佩刀廐馬從忠義征行詔諭諸軍將士曰兵久駐邊
陲蠹費財用無成功百姓不得休息今命平章政事布
薩忠義兼右副元帥同心戮力以底戡定右副元帥默
音罷為同判大宗正事詔居庸關古北口譏察契丹姦
細捕獲者加官賞萬戶溫特赫阿魯岱以兵四千屯古
北口薊州石門關等處各以五百人守之海陵末年阿

噶岱為明安伊喇諾爾為牌印祇候起契丹部族兵被執至是挺身來降世宗以阿噶岱為濟州押軍萬戶伊喇諾爾為同知灤州事西南路招討使完顏思敬為都統賜金牌一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古布古岱副之以兵五千往會燕子城舊戍軍視地形衝要或屯駐狗灤遠斥候賊至即戰不以晝夜為限詔思敬曰契丹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布薩忠義至軍中是時斡罕西走和托衆尚八萬忠義高忠建軍

與賊遇萬戶扎拉茶徹為左翼宗亨統之宗寧薩喇為
右翼宗叙統之世傑亦在左翼中與賊夾河為陣賊渡
河以兵四萬餘先犯左翼軍扎拉以六百騎奮擊敗之
以四萬衆與右翼軍戰宗亨世傑七穆昆指畫失宜陣
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扎拉軍中賊圍扎拉軍扎拉
力戰宗叙以右翼軍來救賊乃去詔曰自契丹作逆有
為賊誑誤者不問如何從賊但能復業與免本罪如能
率衆來附或能殺捕首領而降或執送賊所扇誘作亂

之人皆與量加官爵朕念正隆南征明安亡者招還破戮已命其子孫襲其職爾等勿懲前事故懷遲疑賊軍今既破散山後諸處皆命將士遏其逃路爾等雖欲不降終將安往若猶疑貳俱就焚滅悔無及矣幹罕自和扎西走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以大軍追及于裊嶺西陷泉明日賊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

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雅扎拉力戰賊稍却志寧與瓜爾佳清臣烏凌阿薩喇道拉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籍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偽六院司大王諾爾幹罕僅與數騎脫去楚呼清臣追四十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蘇尼舉營自羅和岡西走志寧追之盡獲輜車

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偽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詔北京副統完顏德濟括本部馬規辦芻糧仍使德濟為監戰官錄有功者聞奏詔選中都西京兩路新舊軍萬人備守禦以幹罕敗走恐或衝突也布薩忠義使使奏捷詔畧曰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偽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鬪敵皆釋其罪其敗亡人內除幹罕一身不以大小

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幹罕
或于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獻或能率衆于掌
軍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各路撫納來者毋
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不以是何路分隨有糧處安置
仍官為養濟幹罕收合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
自益時時出兵寇蘇勒庫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特赫
阿嚕岱守古北口與戰敗焉詔完顏默音富察烏哩頁
富察富埒埒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詔完顏思

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大軍討斡罕賊黨霧霰河明安
富色克遣人至帥府約降詔令擒捕斡罕許以官賞賊
將降者甚衆其散走者聞詔書招降亦多降者其餘多
疾疫而死無復鬪志斡罕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道西
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
北走沙陀間詔尚書省凡脅從之家被俘掠遂致離散
宜從改正將士往往藏匿其人有司檢括分付監軍志
寧獲賊朔和卓釋而弗殺縱還賊中使誘其親近捕斡

罕以自効許以官賞九月庚子朔和卓與錫勒塔干執
幹罕詣右都監完顏思敬并獲其母蘇尼及其妻子子
婦弟姪盡收偽金銀牌印唐古布古岱獲前呼爾哈節
度使順及其家屬西北路招討使李嘉努獲偽樞密使
綽哈等三十餘人復與明安尼敦巴噶追偽監軍納延
至天成縣納延乃降仍獲偽都元帥酬格及金牌一銀
牌五志寧與清臣宗寧蘇格等追餘黨至燕子城盡得
其黨前至茂巴勒達之地悉獲之逆黨遂平甲辰皇太

子率百官上表賀乙巳詔天下辛亥完顏思敬獻俘于京師幹罕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蘇尼及妻子皆戮之契丹降人皆拘其器仗貧不能自給者官為養濟瓜里扎巴率衆南走詔左宣徽使宗亨追及之扎巴詐稱降宗亨信其言遂不與戰扎巴給之曰瓜里驚走願追之宗亨縱扎巴去益都明安欲以所部追瓜里扎巴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囊人畜而自有之瓜里扎巴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宗

亨降寧州刺史其後宋李世輔用瓜里扎巴取宿州頗
為邊患錫勒塔干除同知安化軍節度使朔和卓除同
知震武軍節度使事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
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啟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為宋
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伊都從宗望追天祚曾
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
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金史卷一百三十三